不同文化维度视域下的悲剧元素诠释

秦林浩
太原师范学院，山西 太原 030619

摘要：在艺术的漫长演变中，欧洲歌剧与中国戏曲有着各自区别的成长轨线，却有时也诉说着类似的情思。正如在歌剧《奥泰罗》和戏曲《罗帕记》中，两者都是因误解“手帕”而造成的悲剧，而在这样创作背景和创作环境的差异下表现的人物情感却不尽相同。本文基于这一特定背景，致力于分析《奥泰罗》和《罗帕记》中不同的人物特点，深入研究两部戏剧的艺术内涵，戏剧冲突等相关内容，并从悲剧意义方面进行深入浅出的剖析，进一步诠释两部戏剧的传承与演绎，探索多元文化中人性的共通之处。

关键词：悲剧；文化

Interpretation of Tragic Elements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Dimension Perspectives

Qin,Linhao

Taiyuan Normal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030619, China

Abstract: Throughout the long evolution of art, European opera and Chinese opera have distinct growth ways, yet they sometimes express similar thinking. Just as in the opera “Otello”and the opera “Ropa”, both of them are tragedies caused by misunderstanding of "handkerchief", and the characters' emotions are not the same under such differences in creation background and creation environment. Based on this specific background, this paper is committed to analyzing the different characters in“Otello”and“Ropa”, making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artistic connotation and drama conflicts of the two plays, and making a profound and simple analysis from the tragic significance, further interpreting the inheritance and expression of the two works, exploring the common points of human nature in multi-culture.

Keywords: Tragedy; Culture

DOI: 10.62639/sspehe41.20250103

一、创作渊源诠释

艺术创作是基于一定的社会背景，以当下矛盾冲突为依托，进行创作架构，反映现实问题的重要形式。《奥泰罗》的冲突是起于伊阿古对职位分配积怨，诱导奥泰罗误认妻子将手帕定情他人，错杀妻子黛丝德蒙娜而产生的悲剧；《罗帕记》的矛盾则是姜雄贪恋赛金，借以手帕设计诋毁怀孕的赛金，导致王科举休妻，赛金流离失所，后平冤昭雪的故事。作品《奥泰罗》和《罗帕记》都是以现实为基础进行艺术表达，诠释悲剧形象。

在创作时间上，莎士比亚的悲剧《奥泰罗》写于 1604 年，由威尔第与博伊托进行改编，在 1887 年呈现于歌剧舞台；而《罗帕记》的故事来源于 13 世纪，成书约在明代中期，由南戏搬上舞台。《奥泰罗》和《罗帕记》所反映的社会现实问题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都是在封建思想桎梏下形成的人性悲剧，抨击封建社会。在创作历史背景上，当时欧洲处于封建思想较浓厚和资本主义逐渐兴起的交替阶段，而中国也正处于封建集权的阶段。由此可见，两者的选题都是从当时社会背景出发，抨击一定的社会现状问题。而两者又在大社会背景下拥有不同表现方式和不同文化背景，因此对题材的侧重也不同。中国戏剧的大多数主题都是在革命性和封建阶级性之下的人性体现，而欧洲歌剧主题更多是讽刺上层贵族，或是刻画史诗性英雄。但两者都以民族特色为基础，大量吸收民间音乐素材为创作源泉，这才使得艺术更易于传播。

二、悲剧形象类比

《奥泰罗》和《罗帕记》这两部作品时时刻刻都充斥着矛盾，这也是现实社会中人情事故的缩影，在短时间内集中呈现，每个角色在这光和暗的交织间，将人的心境表露，通过主角间的爱恨交叠完成剧情冲突，成为戏剧色彩的来源。

（一）奥泰罗和王科举

奥泰罗与王科举有着相似的性格缺陷，在关键时都不能理性对待问题。在当时欧洲社会，奥泰罗出身普通，形象气质欠佳，造成他的内心自卑。当他有一个年轻漂亮，身份高贵的妻子之后，就更加剧了自卑情绪。而奥泰罗也很感性，在处理问题时疏于思考，他只要冷静想想就会发现妻子是被诬陷的。

对于王科举，他出身寒门，自幼饱读诗书，受封建礼制教导，一心立志做官，只为扬名立万。因为有年轻俏丽的妻子，使他越发自卑多疑，最后才导致听不进去妻子任何辩解，毅然将她赶出家门。王科举在处理问题时同样缺乏理性，并未有过真正思考，最终铸成大错。

（二）伊阿古和姜雄

伊阿古因为嫉妒憎恨奥泰罗，因此把二人私

（稿件编号：EHE-25-3-17003）

定终身的消息告诉给黛丝德蒙娜的父亲，可却恰巧撮合了他们。后又设计让奥泰罗相信妻子跟卡西欧有奸情，最后在愤怒驱使下，奥赛罗亲手掐死了妻子。

姜雄从小爱慕赛金，心中惦记。后来他看到赛金和王科举成亲，两人举案齐眉，日子和和美美。姜雄心生嫉妒，就萌生了偷盗的念头。最后由于店姐多言，导致王科举心生芥蒂，酿成悲剧。

（三）黛丝德蒙娜与赛金

黛丝德蒙娜与赛金在性格上都是不太会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的人。

黛丝德蒙娜在听了伊阿古三言两语之后就替卡西欧的复职向丈夫求情，从未思考过这样做是否妥当。而酿成惨剧根本原因是男权社会下的女性悲剧。两人争吵时，奥泰罗回绝了黛丝德蒙娜解释的机会，夫权可以任凭自己判断随意决断妻子，这也是当时社会的可悲。

赛金在受到丈夫怀疑时，不断为自己辩解，但却未思考过手帕丢失的缘由，只是一门心思乞求，只是企图拿旧情来博得丈夫的原谅，而在当时封建礼教下的丈夫将女子贞洁看的比任何都重要，根本听不进去她的辩驳。这是等级制度下的女性悲剧，它剥夺了女性基本生活权和话语权，只能对丈夫惟命是从。

《奥泰罗》结局外在成因，是由于伊阿古离间双方情感，践踏道德准则来残害奥泰罗。而内部原因是奥泰罗既处于边缘孤立状态，又备受赏识，在两方共同作用下，使他性格转化为偏执。而《罗帕记》的悲剧是在姜雄的诱导中，爱情依恋与社会道德的双重压力下，王科举的内心崩溃。这部剧植入了现实生活中的精神伦理，王科举视妻子如珍宝，不容许妻子受得一点委屈；同时也容不得背叛，这是他的警戒红线。但一切却因一块手帕破碎了，这对一个受封建思想束缚和社会伦理道德桎梏的王科举来说是残酷的，将他人生观击打的支离破碎。

三、悲剧元素探究

对于《奥泰罗》和《罗帕记》这两部戏剧，它们都是讽刺性悲剧，形成因素诸多，有人物内在的黑暗面，有权衡利弊后的贪婪，都抨击社会现状，直击人性深处。

《奥泰罗》的悲剧在他身上是有迹可循的。奥泰罗，他习惯了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人一旦有了精神港湾就很难再无牵无挂的理性面对生活，他接受不了伊阿古所编造的事实，才会亲手杀死爱人。在《奥泰罗》中，旗官伊阿古因职位分配问题对奥泰罗形成仇视心态，运用人际间的沟通间隙，使奥泰罗心生嫌隙，酿成大错。由于男尊女卑的社会观在当时的威尼斯根植至深，当处于观念劣势方的黛丝德蒙娜发现奥泰罗发生变化时，自己不知所措，渴望以改善自身的方式来清除误会，以至最后含冤而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当时的威尼斯，种姓观念根植已久，预示了他们不可能善终。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促使了《奥泰罗》成为一部感人至深的爱情悲剧，归根结底惨剧的发生是多重原因作用形成的。其中奥泰罗的性格起到决定性内因，而社会中对男女，种族的不平等则促成外因，各种不平等现象则像一把无形匕首，刺向每个受害者，给他们身心造成无法抹去的创伤。

《罗帕记》则是从弱势群体方面表达观点，因为在古代专制统治下，妇孺常常缺少群体发声的渠道，更多的是承受和隐忍。规则通常是由较强势的一方划定，古时男权作为主宰，对于妇女本身而言缺少公平性，再通过强者思维的加持与社会伦理的捆绑，进而构成了一块手帕的悲剧。故事将女性置于一种无助的状态之下，哭诉无门又惨遭抛弃，此时她所承受的除了来自家人的嘲讽嫌弃，还受到大形势之下的冷眼旁观与闲言碎语，一种束缚与压迫下的无可奈何，痛心疾首。剧情的设定在最后儿子考取状元郎，为母亲平冤，大快人心。而这剧情过渡的背后，也是一种权利赋予的切换。当时的皇权赋予入仕之人以权力名望，同时步入仕途又可以享用这一权利。弱势群体惧怕来自强权的压迫，后又通过强权平台下制订的准绳改写名节，获得新的声誉，这种既惧怕又渴望的矛盾心理才是当时制度下最可悲的。最终也在儿子审父亲的场面下收场，给人们留下一种悲情且无奈的慰藉。这与欧洲所提倡的悲剧思维侧重不同，戏曲艺术将人性的恶做以最终化解，符合道德逻辑，也对观众予以释怀，将封建社会的恶行揭示并审判。

在戏剧作品中，观众通过艺术审美来完成艺术转化的过程，将艺术中或悲或喜的桥段诠释完成。从多重的视角，发出与各类人物的情感共鸣，就参与并完成了艺术欣赏。很多人都有不为人知的一面，戏剧只是将真正的人性放大来看，加以润色便形成悲剧。《奥泰罗》中伊阿古由于职务分配问题对奥泰罗怀恨在心，屡次设计圈套，最后引发悲剧。其实本质上是由于既定利益的无法获得而产生导火索，经过连锁反应将奥泰罗内心的自卑与黑暗一点点积攒起来，直至爆发，酿成大错。有时人们会通过一些只干片影去发散想象，假想出自认为正确的场景，笃定自身揣测，也就形成了假想敌，这是人性黑暗面引发的。悲情戏剧的魅力也在于在有限的篇幅内去尽力竖立对立面，激化戏剧性的表达，达到足以撼动内心准则，相信这是既定事实的状态。《罗帕记》中女主角的儿时伙伴为了满足自身欲望，因多年来的嫉妒与贪欲编造出各种谎言，使丈夫王科举与父亲深信不疑，在他们的观念里，不贞的事实已落定，任何情感都无法超过名声败坏所带来的损失，面子和尊严仿佛是一条鸿沟，阻挡在两人的观念与情绪交流的途中。直接造成了女主露宿街头，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忍受来自外界的流言蜚语，承受非人的生活境遇，这是人性社会面造成的。而所有的结局倾向都是在十多年后，通过儿子考取功名来实现，这是利用外界公权力去完成艺术审判，完成伸冤。

两部作品都是将悲剧元素艺术化，通过依靠道德法则及社会法则完成了诉说与演绎，以多维度视角来发现悲剧的美感，从而揭示艺术美。《奥泰罗》中的裸露人性将所有冲突点都汇集迸发，使剧情通过小人的狡诈阴险与男主的多疑愚钝得以衔接对立，成就了艺术的悲情元素渲染。《罗帕记》把剧情中的凄苦愁烦全部交诉与戏剧逻辑加以编排，为人们展示出戏剧音乐中悲情的一面，剧终以“和”的情怀来消融所有矛盾，将社会生活中人性的把控深入艺术审美，使人情世俗的精神度量得以寄托，真正将艺术悲情化。通过与《奥泰罗》的类比，可以发现《罗帕记》中的悲剧色彩与悲剧元素并不完全，里面更多的在讲述悲情，是万般破灭后身处绝境所怀有的希望。它把人性的黑暗面生生撕开，发掘更为内在的表达方式，更将底层民众的生生不息表现出来，用艺术语言去打破封建压迫，感受人情冷暖，使戏剧音乐不仅可以雅俗共赏，也能教化育人。

四、结语

悲剧艺术涵盖了内心世界的种种情感，悲情桥段将其中的“恶”赤裸地展示在戏剧中，与西方剧目不同的是，中国文化包容求和，这样在戏剧故事中最能迎合观众的同情心，最符合中国观众的审美情趣。此类艺术处理是来源于社会现状的，通过时间流逝和未来的期许进行寄托，将人们内心中的黑暗予以消解，达到精神上的宽容，并构建起艺术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在歌剧《奥泰罗》中，奥泰罗亲身体会到了社会对出身卑微人物的歧视及其邪恶。他正是处在这种内心的挣扎中，才被伊阿古利用，最终造成悲剧。《罗帕记》立足于中国文化的土壤，用生动的音乐语言描绘了封建思想枷锁下的中国古代社会，立足于本民族文化，对中国戏剧及歌剧的进一步发展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奥泰罗》和《罗帕记》是戏剧史上爱情悲剧的经典之作，两部剧中的主人公都是悲剧性形象的具象体现，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角色形象艺术感知又有着不同的理解和体验。本文通过对人物表现、悲剧形态的具体分析，可以看出，东西方戏剧既拥有独特的艺术审美，又有类似的人性特点表述，在双重文化维度下发亮并延伸。两者讲述的不仅仅为悲情故事，更是揭示深化的人性考验：纯真与诱恶的对抗。那隐埋在光明下的昏暗，那烙印在社会架构中阶级观念，那物欲横流的底层诱惑。它们在戏剧艺术悲情塑造中，源结成为自戕，将社会美好的真相打碎，毁灭，再重组给观众去呈现，这也是价值理念的体现与多维化模式的共同作用，为人们展示着黑与白的华丽乐章。

参考文献：

[1] 威廉•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悲剧——奥赛罗》，译林出版社，2013 版 .
[2] 金芝、乔志良、苏浙、李建庆编 .《安徽戏剧丛书——罗帕记》. 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 版 .
[3] 朱光潜著，《悲剧心理学》，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 版 .